



theatre

戏剧科女生

郝斯嘉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戏剧科女生 / 郝斯嘉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5.1
ISBN 7-80186-292-9

I. 戏... II. 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41100号

戏剧科女生

作 者: 郝斯嘉

策 划: 谷风文化

策划编辑: 张 英

责任编辑: 李颖英

装帧设计: 洪艾妮

插 画: 洪艾妮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邮政编码: 200336

电 话: 021-51154468

传 真: 021-51154458

印 刷: 上海市先锋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1/24

字 数: 130千

印 张: 10.5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05年1月第一版 2005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6-292-9

定 价: 23.00元

The First Chapter

Vanguard theatre

1. 她像狐狸拖着尾巴一样，优雅地拖着她那红艳艳的皮箱环配叮当地离开。

麦嘉是我在大学里认识的第一个女孩子。

新生宿舍的注册表上没有她的床位，老师找不到她的资料，于是核对她的身份。

学生登记处排满了入学的新生，周围等待的人焦急的不满逐渐浓郁。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认真建议：

——实在不行，我和男生混居？

轻浮的男生们对她吹起口哨。问题很快解决。

她像狐狸拖着尾巴一样，优雅地拖着她那红艳艳的皮箱环配叮当地离开。

1

我找到宿舍时，她已经趴在我的床位对面临窗的床上翻杂志，跷着脚，抬起头对我吹口哨。

又觉得她的口哨声像鹰一样的充满穿透力。虽然我从未听过鹰怎样叫。

——你好!美女!我叫麦嘉。

——你好!美女!我是宋渝。

后来的很多时间,女生们被她大呼小叫地均称“美女”。很快变成大家的流行通用语。她可以一边睡一边唱歌,一边在歌声间隙穿插自己的口哨声。宿舍里只有我不曾对她这种华丽的口技表演抗议过,大抵是因为,我见她第一面,她已经是这样。

大一的最初惊艳是班导师。

这位麻辣导师说话自带混响,字正腔圆,台词功力深厚:

——很荣幸做你们的班主任,今年我是学校里所有男老师严打的对象。

他帅帅的开场赢得掌声四起,因为班导师海拔高,帅得一塌糊涂,美女们都莫名其妙地兴奋。

我从未想过班导师除了老眼昏花,马列主义,一本正经之外,还可以被形容为风流倜傥。

开学三个月,依然有女生与他讲话时会脸红。

美中不足,班上有三个劣势男生,是女生们心中永远的痛。

学院里迅速开始流行一个谜语:戏文专业男生(猜一内衣品牌)。

答案是:三枪。

大学生活理应过得眼花缭乱。我却是灰暗的。

除主修科目的文学课程外开设了很多相关方面的赏析科目。那些在别人看来是兴趣娱乐的课程,让我悲哀地看到了自己的前景。未来就是以此为出发点,紧锣密鼓,不容拒绝。

第一学期,学校安排了声乐课,可怕的声乐课由练声开始。学院的每个角落都有人中了那一样“啊啊啊——咿咿咿——”地喊嗓。

我和麦嘉都很痛苦。练声让我感觉没有尊严。

麦嘉对我说:

——我一练声就觉得自己是在哭。

她是那种不能忍受被人发现她哭过的女生。

同宿舍的女生中唯一热衷练声的是琉璃。

琉璃的精致人如其名，皮肤白白，眼睛大大，下巴尖尖，喜欢看日本漫画。

常常握着我的手说：

——宋渝！让我们以结婚为目的开始交往吧！

被笑她幼稚的麦嘉篡改成：

——宋渝！让我们以结婚为借口开始交往吧！

琉璃姓叶，叶琉璃，像琼瑶小说的女主角。入学第一天，学院里有一百多个人目睹她从宾士车上飘下来。九月酷暑，叶琉璃冰肌玉骨。

第一眼看见她，我就确定她喜欢《红楼梦》。果然，她喜欢晴雯，宿舍里只她懂缝缝补补。我看书看戏都喜欢林黛玉，只是不好意思承认。古典文学课上讨论《红楼梦》，麦嘉说她最喜欢邢家妹妹，那是我从早想到晚想破头也想不到的人。仅凭这点，麦嘉把自己定位为最具潜力的平民意识的女导演，我们在她眼里都是小资。

练声是我与麦嘉的噩梦，琉璃练声是所有人的噩梦。

一直想不通，她怎么可以做到自信满满，一如闲风。雪一样优柔的女生，一开口，声音又尖又细，参差着拔高，她兴致勃勃地开始练声，每个人都尽量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等到麦嘉大喊一句：

——琉璃。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所有人都笑得人仰马翻。

3

我将大学一年级所面临的所有烦恼以及不适应全部归结为一个原因——我的声乐课。

我偏执地不能理解，亦不肯去理解为什么我有必须的责任去练声。

同时发现身边一些对于练声同样措手不及的女生们，因为找不准声音位置，喊嗓夹杂着破音，难看得没有形象，与我们自己所标榜的唯美主义绝对背道而驰。那种勉强为之是一种恶俗。很多女生其实也很接受不了，可是我的状态激发了她们的潜力。

所以她们没有站在我一边，反而从对我的劝慰中找到了自信。

五个人一节课，我总是直直地站在那里。

声乐老师在愤怒的边缘问我：

——只是练声喊嗓，有那么严重么？

——有！

我坚决而热烈。

——你可以开除我。我不高兴练声。

她很惊讶，却没有强迫。这要感谢她那点不能自控的热情。

我的声乐练声课永远都是惹是生非地垂头站在角落里。

后来一次课上，声乐老师给我讲了她大一的练声，讲她更糟糕的状况：

她的导师是未婚老女人，给声乐专业的学生上课，拿着舞蹈老师的教鞭。要求学生们站在六层的楼梯边喊嗓，要让一层的人能够清晰地听见。越是漂亮女生挨鞭子的几率越高。我兴致勃勃地听，明白周围的女生就是这样找到心理平衡的，却依然开不了口，只笑眯眯地问她：

——你一定是你们班上挨鞭子最多的女生吧？

因为这句，我成了她的知己。

我其实没有想得那么深谋远虑，可是麦嘉觉得这句话有贿赂的嫌疑。

后来麦嘉见到她嘴巴就甜，眼睛就忽闪。

学期末的练声考试，她将我和麦嘉藏在同学们中间，告诉我说，因为我不肯声嘶力竭，所以她觉得我很脱俗。我毫不犹豫地相信了她的话，我就是因为太想脱俗，才不肯声嘶力竭的。

练声带给我前所未有的脆弱。

琉璃的歌唱得很有味道，养在深闺的少女忧郁。可是她练声的时间比唱歌多。我很外行地以为，那种练声的正规带着束缚和媚俗，破坏她与生俱来的恬淡。

她握紧我的手：

——就是要破坏掉这种恬淡，没劲透了。我希望发生一场战争，消耗我这些莫名其妙的热情。

麦嘉说：

——你们知道有一种女人越宠越坏么？讲的就是叶琉璃。

我们话音未落，琉璃就有了一个理由去降解她的热度，事情的起因都怪我。

声乐教室的隔壁是舞台美术专业的画室，男生头发都长，女生头发都短。

最靠近我们的画室里是两个女生，一个从未见她说过话，另一个执笔的手型很骨感。

喜欢画画的女人。她们会疯，也会喝酒，坐下来又很沉静，耐得住寂寞。

画画的女人和写字的女人是两种美丽，却有殊途同归的纯粹，都是一种修炼。

我在心里给那间画室取了个名字，“幽灵在监视”。

另一间画室门上贴着大字：“对热带的渴望”。那间画室从不开门，昼夜传出的咆哮着的“枪炮玫瑰”。经过时，我常常猜想，里面的人是不是渴望热带渴望得身无寸缕，亚当那样几片树叶蔽体，室内架着沙滩帐篷，脸上有刺青？

十月的一个下午，我等在声乐教室门口。

声乐老师午睡时间很随她心意。因为憎恨练声，等不到她的心情格外好。正在想如果今天声乐课于沉睡中当掉，晚上就开 Party 庆祝，一个高高瘦瘦的男生走过去打开了“对热带的渴望”。好奇地多看他几眼。干干净净的一张脸，头发很长，及肩，牛仔裤穿得很好看。

另一个捧着大叠画纸，看起来像导师模样的人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警告的语气：

——你迟到了。

他应对得理直气壮：

——拜托，今天星期二，隔壁戏文班是声乐。

——哦。

对方很有默契地原谅了他。

我吃惊地站在原地，狠狠发呆了一阵，回去宿舍对着魏蔷愤愤然。

魏蔷酷似我的偶像吴君如，花一样的名字。入住第一天女生们彼此介绍时她说：

——如果每个女人都是一种花，我应该是荷花，体积最大。

——时髦的说法，女人是水果。你是哪一种？

麦嘉问她。

——那我就是柿子饼。

她耸耸肩，答得自然。

我们用了好久才明白，柿子饼就是把柿子打扁再涂上一层面粉。

在我控诉后，她也安慰地拍拍我的肩，说：

——不要气不要气，夜里砸他们教室去。

——我们以后少出点丑吧！又不期望唱歌出名，琉璃！你说呢？

麦嘉明显地假公济私。我感同身受地脸红。魏蔷屏住呼吸，若无其事。

——可是，我很喜欢练声。

琉璃的不敏感非常不合逻辑。

——那你说怎么办？

麦嘉前功尽弃，几乎肝脑涂地。

——我去和舞美专业那人说说，让他别中伤我们。

琉璃回答。

——就让琉璃去吧！

魏蔷一次一次出来圆场，威严发挥得无懈可击。

没有想到琉璃用的是三十六计中最一本万利之美人计。

一周里，大家惶惶然地等待琉璃练声，她却早出晚归。

魏蔷担心：

——是不是琉璃有了什么误会？

其余人不约而同的沉默，觉得自己很没有团队精神。

——杞人忧天，琉璃每天清晨去附近的公园练声，“长头发”陪他练剑。

庄乐儿语出惊人。我们面面相觑，琉璃和舞美专业的那个“长头发”？

庄乐儿是女生中的一品黄山，修长性感，神情浅淡。

牵牵嘴角就是她最大程度的微笑。

她实在是气质绝佳，兼具文字功底，难免孤傲。

或许她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所以总不自觉地仰着下巴看人。

她看谁，谁都不大和她计较，看到麦嘉那里就亮红牌。

庄乐儿的目光每落到麦嘉身上，麦嘉就恶声恶气：

——想打架呀？

麦嘉私下对我说，她从小就不怕大动物，谁仰着下巴从眼角看她，她就和谁打架。

因为庄乐儿改写莎士比亚作品很有史诗气度，我们都叫她“莎士比亚”。

她笑起来像早年的林青霞。

第二天早起得心照不宣，与魏蔷、麦嘉去公园“晨读”。

公园门口，远远望见琉璃在红粉菲菲地鬼叫，“长头发”耐心地拿着矿泉水，目光温柔。

麦嘉拉拉我衣角，小心地问：

——怎么不见“长头发”练剑呢？

我也诧异，细想又恍然，原来庄乐儿是说“琉璃练声，‘长头发’练贱。”



Sweet Child O' Mine GUNS N' ROSES

she's got a smile that it seems to me
reminds me of childhood memories
where everything
was as fresh as the bright blue sky
now and then when i see her face
she takes me away to that special place
and if i stared too long
i'd probably break down and cry

oh, sweet child o' mine
oh oh oh oh, sweet love of mine

she's got eyes of the bluest skies
as if they thought of rain
i hate to look into those eyes
and see an ounce of pain
her hair reminds me of a warm safe place
where as a child i'd hide
and pray for the thunder
and the rain
to quietly pass me by
oh, sweet child o' mine
oh oh oh oh, sweet love of mine

oh oh oh, sweet child o' mine
oh oh oh, sweet love of mine

where do we go
where do we go now
where do we go
where do we go now
sweet child
sweet child ...

GUNS N' ROSE 枪炮·玫瑰

我练声的时候一败涂地，形体课就比较自然，因为有过八年的舞蹈根基。

从庄乐儿不屑的目光中我甚至可以确定，自己相当不错。

她斜眼看我时，我不动声色地在想：传说中的“白眼狼”，是不是因为眼白比较多？

形体老师没有年龄，女人如她真是让人羡慕。

学院里的男老师都叫她“老幺儿”，同她打情骂俏。她是留校的老师中最小屈的学妹。

魏蔷叫她“老妖！”

她在逼我们压腿的时候曾经很认真地问魏蔷：

——你是不是小时候吃了太多钙片？

魏蔷的脸当场红成了灯笼。

魏蔷外貌果敢，中性，很泼墨山水，粗视洋洋洒洒，近观别有洞天。

她实在不是温香的软玉，更像那种很会就义的花岗岩。

自那以后她不开心就在宿舍里闷着头压腿。她的骨头太硬了。

班级里那三个面目模糊的男生，都没有勇气和表演系的一道上课。

麻辣导师询问我们：形体课是否可以接纳他们？女生们的无可无不可，正中他们下怀。

男人和女人一样在意自己的外表。

很快，大家都后悔当时的不够坚决，无论他们怎样不被女生们列为谈情跳舞的对象，终究是男女有别，与他们一道上课女生们不能自由地讨论很多问题。

经常有人在倒立的时候脚搭到墙人又掉下来，呆坐一边，因为衣服太宽松，倒立的时候滑下去，里面的内衣暴露无疑。穿紧身舞蹈服很容易看出胸大胸小。

9

时日久了，都有点气急败坏。

状态的改变是在深冬里。

某次课上，伴奏的钢琴老师没有来，舞蹈动作味同嚼蜡。

形体老师用教鞭敲地打着节奏：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

初时，大家都还冷静，直到她说：

——换个动作……

有人噗嗤笑出声，场面一发不可收拾，那是我们最早听到的咸湿段子，笑破肚皮。

形体老师冷眼旁观：

——笑够了没有？换个姿势，再来一次，你们笑这个么？

集体愕然，望着她触变不惊的脸，她不留情面地说：

——这么老的笑话还笑得出口？毫无创意！

随后的时间里，她拿起手中那根光滑的教鞭，逐一打击：

——就你还什么秀才？你这是人腿还是象腿？

——你这身材还好意思嘲笑谁？

——你这一身赘肉？对得起观众么？

——你们以为文章写得好了就是李清照，笑话别人是皮囊，花瓶？

……

一节面红耳赤的形体课。

形体老师无情的嘲讽比婉转的暗示意义深重。

回去宿舍，争论个天翻地覆。统一意见：不必那么小气。就武林大义而言，我们主修内功心法，他们专攻外家修为，都是江湖兄弟，都身不由己，何苦彼此为难？

于是，对表演系的男女开始友善。

隔膜消除，一些苗头开始若隐若现，暗潮汹涌。

女生们送去的是微笑，男生们还回来的是爱情。

每星期三上午第二节是古典文学课，上课在公共教室。教室的前一节课是表演专业的表演理论。交换场地的十分钟，善加利用，天雷勾地火。

表演专业那个讲话夸张的男生瞄准庄乐儿，攻势频繁。

他拉来一个班助阵，我们坚定地站在“莎士比亚”身后，免她孤军奋战。

场面壮观，愈演愈烈，成为种族问题。

他们的故事开始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三上午。

那男生是典型的北方人，人很义气，声如洪钟，喜欢用诗歌表达爱慕，语言极具煽动性，街边炸臭豆腐的经他演绎都仿佛出身江湖，黑道跑路，隐姓埋名一样充满戏剧性。为了引人注目，他大声地说笑，他的同学跟着鼓掌喝彩哄抬他的行情。

他邀请我们一起听他刀口舔血的经历，我们围坐在桌子上椅子上，七上八下地聚拢。

他的弟兄们特别设个座位给他心目中的“莎士比亚”——庄乐儿。他满意地抱拳表示感谢，然后沉重地看着她的眼睛：

——我被迫在深夜离家出走。

这一句就是故事的开篇。

他黯然地缓缓垂下头，沉入预设情境，狠甩头发扬起脸，神色已是一片茫然。

我们都不敢笑，破坏了他的兴致就无趣了。

——我背着七十条人命啊！独自匆匆行走在空旷的夜色里，背影孤独得像匹狼，让人看了想落泪……

他前爪搭在“莎士比亚”肩上，男女生视线都集中在这对江湖儿女身上。像看电影。

魏蔷毫不犹豫地把他手打落。

他叹口气，继续：

——空气里杀气浓重，我猛地回头，月光下一把明晃晃的东洋战刀，有这么长……

他作个手势表现“东洋战刀”的杀伤力，想想，再加长一些，然后肯定地扫视一圈，与他眼神交汇的人都大力点头表示相信。

——手起刀落，我命在旦夕，我要如何杀出重围？我还要去见我心爱的姑娘……

我们都明白，他的心爱的姑娘，就是我们的“莎士比亚”，是她的光辉形象点燃了他的生命之光，让他赤手空拳面对七十多把东洋战刀，毫发未伤。

古典文学授课老师微笑着走进来，演讲中断，上课的时间到，众皆唏嘘。

那男生抱拳：

——见笑了。具体细节，下回分解，请允许我再为“莎士比亚”念首诗。

然后慷慨激昂：

——太湖的水啊！荡悠悠。我俩的爱情啊！刚开头。你是我的心啊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生命里的四分之三。

我们笑倒，那时起，男男女女都叫他“四分之三”。

后来每周古典文学课前的十分钟，两个班的男生女生都听说书一样早早找自己的位置坐好，听“四分之三”讲人在江湖，是如何地身不由己，怎样在爱情和义气间挣扎，痛苦地渴望与爱人厮守。因为表演精彩，古文课很少有人迟到，系里有重要的事情宣布都请“四分之三”转达，他没名没分的更像学生会宣传部长。

十月的黄昏，我独自坐在校园的草坪上，看见庄乐儿拎着几罐啤酒远远走来。

她与我一直非敌非友地远远对望。时间久周期长，脖子挺得就没有最初那样坚决，反倒生出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暧昧。

她打开一罐啤酒递给我。我摇头。

我是一杯啤酒喝下去立刻忘记自己名字的人。她不再推让。

——宋渝。我有点嫉妒你。

——半年前我也很介意你。

是真的。大动物都是温柔的，小东西才高昂着头斗来斗去。

——你总是让人想亲近，这就是我嫉妒你的原因。

——那只是因为我还没有秘密。

我的心还是荒草丛生，有大片土地等待开垦。

她挑战似的看着我。

——我真想对你一吐为快。

——不要加重我的心理负担，你的秘密你自己坚持。

我迅速缩回蜗牛壳。知道别人的秘密有被灭口的可能。

——有没有人让你觉得痛苦？

她笑着问我，一口喝下一罐啤酒。

——还没有。

——真幸福。

——是遗憾，能带给你痛苦的人才会让你觉得幸福。

庄乐儿痴迷的脸色漂亮如同月光，再高傲的女生开始爱一个男人都迷糊。

能带来痛苦的幸福，是爱情。

——现在的琉璃大概最幸福。

——如果你喜欢的是“四分之三”，你也会幸福。

——你好像很清楚我的心事噢。

她偏着头看我，眼神充满雾气，困惑的像迷路的小猫。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低声说。她有点昏昏然，头依在我的腿上，长发慵懒地落在草坪上。

——乐儿。暗恋是一个人的爱情，这个季节很快就会过去。

我们太年轻，无法承担的爱情，得到比暗恋更可怕。

庄乐儿的叹息里面是满满的青草味道。

——天涯处处皆芳草，那么多芳草等你回眸一笑呢！

——那些都是狗尾巴草，没味道。

扶着她回去宿舍，魏蕾的下巴快掉下来。

——天啊！猫和狗居然相亲相爱，火星要撞地球了。

我和庄乐儿没有因此亲近，只是视线里有了很多默契，在我的朋友中有了她一席之地。

我说了谎话，鼻子却没有变长。童话是骗小孩子的。我其实知道，她暗恋的人是我们的麻辣导师。师生恋原本没所谓。只是麻辣导师已经有了麻辣老婆——外国文学老师。

5. 我一想到自己喜欢她那种清淡的神情，就觉得她很无敌。

学院里漂亮女生很多，可是我却从来没有遇到像外国文学老师那样动人的女子。

她不是那么高，不是模特身材，更不是绝色。肤色白皙，五官淡淡，上课的时候戴着金丝边眼镜，声线沙哑，充满金属质感，习惯穿棉或者麻，且以单调的白色居多。话很少，每开口总能吸引所有人的视线。

我很迷恋她，目光出出进进地追随她的身影。

读很多国外的戏剧作品和小说时，都带着迫切，想寻出些蛛丝马迹，一些让她如此特别的理由或者心态，却一无所获。她从不多说自己的观点，点评作品冷静客观，甚至也不写什么文章。她是封闭的，一切都在她的心底。

麻辣导师很为她倾倒，据说他们已经结婚四年了。麻辣导师三十岁。在这个圈子里，二十六岁就肯结婚的男人，是熊猫；这么年轻的婚姻依然热烈，是恐龙。

在学院附近的咖啡店常常见她独自喝咖啡。手指不经意地游走在杯碟之间，悠然内敛。一个有故事的女人——故事与麻辣导师无关。

庄乐儿喜欢在她的课上提问题，绝对不是为了问而去问的问题。

她对“外国文学”更好奇。那是她的假想敌，她真心希望了解这女子的魅力所在。

拜自己喜欢的男人所爱的女人为师，如果她坚持不会歇斯底里，一定进步神速。

果然，庄乐儿读书如同喝白水，问题堆积如山。“外国文学”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我在一旁爬桥望水，受益匪浅。

旷日持久的一段过招后，庄乐儿买了一个镖盘挂在宿舍墙上，清闲下来就刷刷地放冷箭。

一个阴雨天，我的心情美丽至极，喜欢雨天。

她仿佛不经意地问我：

——宋渝，你说“外国文学”有没有缺点？

——有！

——是什么？

——我还没发现。

她闷哼一声，又问我：

——你喜欢她什么？

——性感。

我一想到自己喜欢她那种清淡的神情，就觉得她很无敌。

她是能激得男人好勇斗狠的女人。

“性感”这两个字将庄乐儿打败，她沉默好久。同性认可的性感，爆破力是一流的。

也许我应该婉转一点，可是“外国文学”的确让我不那么高傲地昂着头。

魏蔷听了没来由地异常尖锐：

——那女人没什么特别，只不过最爱自己。

我直觉她说得不够准确，却又不知道哪里不对，直到有一天。

走出书局，恰好看到麻辣导师牵着“外国文学”的手在逛街，穿着登对的情侣休闲装。

她在吃冰激淋，憨态可掬，大概是沾到了嘴角，麻辣导师拿出纸巾给她擦拭。

阳光灿烂，看着他的温柔和她的淡然。她的魅力源于她的没有热情，这使她成了一块磁铁。